



山野的风

侯建臣

大红的“福”字

到榆次郊区的时候,已近中午。这是2022年的9月,阳光柔了一些,弱了一些,但“秋老虎”的余威还是让空气里充斥着燥与炽热。

远远地就看见了钻塔,那么高那么高,高出了可以用任何高度来形容的高。钻塔,永远是一个地方最接近云彩的地方,也是最接近太阳的地方。

抬起头来看钻塔,云一丝一缕,阳光一丝一缕,感觉,高高的钻塔的顶端,就是云出发的地方,也是阳光出发的地方。那塔顶高扬的旗子,一直飘着,像是一位指挥官,认真地指挥着:往左——往右——云便朝着左或者朝着右了;往右——往左——阳光也便朝着右或者左了……

院墙是简易的院墙,大门是简易的大门。“探索地下资源,服务人类社会”两行字排列在大门的两侧,既有责任,又有担当,更是一种激励。走进院子,则是干净的。简易的办公室,简易的宿舍,不时有人出出进进,红色的安全帽,是这里独特的风景,每一顶安全帽,都承担着各自的角色,绘图、化验、开闸、下管……分工不同,却是一个协作的统一体。塔架越来越高,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举起了天的蓝;钻头越来越深,一千米、两千米、三千米……离地心越来越远。

他们勘查的是一种叫“氩”的物质,查阅资料,氩的作用很多,由于它很轻又不易燃,可以填充飞船、气球、温度计、电子管、潜水服等;它还可以用作原子反应堆、加速器、激光器、冶炼和焊接时的保护气体;它也可用来填充灯泡、霓虹灯管等……

在一间简易宿舍里,是简单的床铺,简单的桌椅,还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饭盆、水杯、洗漱用具。在放着简单生活用具的桌子的正中间,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男人,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在他的身边,是一个女人,他们最小的,一个女孩,一个男孩。男孩最小,手里拿着气球。在他们的头顶上,是一个大红的灯笼,灯笼上有一个大大的“福”字。一看就是春节,从照片里还能感觉到爆竹炸响的声音。

男人看上去憨憨的,但脸上是满满的幸福。

估计是,男人过年还坚守在工地,

没法回家与家人团聚,妻子跟孩子们就来工地陪着他一起过年了。也估计是,男人专门请妻子和孩子们来工地,让他们一起体验一下自己的生活,体验一下一个地勘工人的苦与乐。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幸福是在此时此地弥漫在工地简易的宿舍,也弥漫在每个人的心里。

照片的背景,是墙上那副对联“四海为家苦中乐,精心施工树丰碑”。其实,家永远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爱的地方,就是家。正如钱钟书和杨绛一样,钱老住在医院,杨绛先生在医院里陪着,到了晚上,钱老说你回家吧。杨绛诧异地问道:家?回家?我回哪个家?钱老说,回咱们家啊!杨绛先生笑笑: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啊!

男人进来了,我们问起他照片的故事,他捧起照片,看着,不好意思地笑了。那笑里,有苦,有乐,也有一个地勘人写在脸上、也写进心里的执着和坚强。

山上,起风了

究竟转了多少个弯,才走进那条沟的,不知道。

大巴颠簸着,是一条新推开了土、又被大车碾压的坑坑洼洼的路。

据说,原本连这样一条路也没有,这是一个建设高速铁路的工地新推出来的。

我们到的时候,地勘队的队员们正在山上干活。那是一道接近直立的山坡,穿蓝色工装、头戴斗笠的工人们像是贴在上面的。

山是岩石的山,树是原始的灌木。鸟是直升飞机,以九十度或者接近九十度的角度,从下往上飞,或者从上往下飞,影子是一条直线。我们攀着树枝树杆,揪着芨芨草的茎,仰头望,他们就在我们的上方。

素描采样。这是一个专业术语,那么,他们是要绘一幅画的。最基础的工作,是最艰辛的,那一刻,我的眼里出现了画笔,也出现了画纸。笔,是他们手中的钢笔;纸,是那座山,或者是山所承载的一切和承载着山的一切。

有人拉着尺子,有人扶着杆子,有人则举着铁锤,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一道白色的小沟成了他们画下的第一笔或者第若干笔……

下山的时候,起风了,树枝在动,草

在动,山脚下是一个村庄的遗址,核桃树、榆树和各种蒿草们依然绿着去年以及去年以前的记忆,从春到秋,从早晨到黄昏。故人已去,它们现在眼中看到的,是一群素描的人,风吹起了它们的枝条,而他们却在山之上、坡之上,拉开尺子,挥动锤子,他们敲出的声音,被风带到坡下,又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风里,还有一股味道,那是汗的味道。石头们说,那是这个秋天、这个山坡最有味道的味道。

寻找生命之源

水,无疑是生命之源。人类的,也是万物的。

长治人告急。一个叫辛安泉的地方,一条叫浊漳河的河谷,是长治人民重要的生活用水水源地。然而,是若干场暴雨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这里的井群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紧急移位!紧急移位!紧急移位!一群地勘人来了。也许,他们是从某个矿产资源勘查工地来的;也许,他们是从某个生态修复保护工程工地来的……总之,他们的足迹里裹满了风尘。

这一次,他们是为水来的,为生命之源来的,为一个城市所有人的希望来的。

帐篷搭起来了,钻台立起来了。目标固定在墙上了,责任担在肩上了。

新建井5眼,为大口径特大出水量供水井。每眼井深度400—500米,开口孔径1100毫米,终孔孔径350毫米;对原来并群的5眼井进行全面封堵。

建设工期90天!一年的四分之一时间,要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时间已经不仅仅是金钱,时间就是百米的冲刺!

钻机隆隆,在白天,在黑夜。步履匆匆,在风里,在雨里。钻头磨秃了一个,再换一个;鞋穿破了一双,再换一双。

塔尖上的太阳变成了月亮,树头上的绿叶变成了黄叶。浊漳河的流水,绕着他们的梦流着,流着,就流进了他们的梦里。那声音已经不仅仅是水流动的声音,而是一首歌,一支曲,或者流传久远的小调,把他们所有的梦渲染。

这个秋天,对于这些倚在浊漳河

边的地勘队员来说,他们的梦终究是与水有关的。也许在若干年以后,他们的鼾声里,仍然会不时出现水的声音。

旷野的帐篷

它袒着怀,风一跨脚就能进去。

在这个旷野,秋天已经深入到土地、树木、河流、天空……一大片玉米开始哼唱秋之歌,一群鸟踞在一棵大树上,扇一扇翅膀,就抖落大片阳光。

天空很高,没有高过井架的高。云彩被拴在不远处,影子苦在它的上面。

“蚊子很多,一到夜晚,那些家伙就来跟我们作伴。”这是那个红脸膛男人说的,男人说完,笑了一下,他的笑把云的影子固定在某个地方。

“那是我们的家,风喜欢撩起帘幕,有时轻轻的,像小媳妇;有时重重的,像莽撞的大嫂。风还会钻进我们的蚊帐,动动这儿,挠挠那儿,后来又挤进我们的梦里。”这是另一个白净的,戴着眼镜的男人说的。

……

它笑了,它的笑,是一片布扬起来碰到另一片布的声音。

在它的里边,一场大型演出活动正在举办。盆架是指挥,它挥动着几条毛巾,演出正式开始:暖壶盖子歪着,一看就是要扮演丑角;印着泥土手印的水杯,是粗略化过妆的;几双胶皮手套拥在一起,随时准备翩翩起舞;一张穿黑皮衣的椅子,裸了胸,总是想要把一颗心掏给谁,要不会那样撕胸裂肺;一瓶二锅头和两个笨酒盅还在对饮,一不小心它们就会喊出:哥俩好哇、五魁首、七巧七巧、六六六……那几张双层铁床是最好的观众,它们专注地看着,感觉想笑,却一直憋着,一直憋着;而大饭盆是含蓄不了的,它一开心,上面的牡丹花就开了……

它是那个旷野的帐篷。它看着里边的演出,又不时看看外边。

外边是另一场演出:一根钢管被长长的缆绳吊起来,离天上的云越来越近,接着又被放进深深的孔里,探向更深更深的地下;一股泥浆流出来,一股泥浆流出来,它们是标本也是证明;柴油机放出了嗓子喊着,是典型的男高音。

而那红的鲜艳的头盔穿行在这个秋天,让这个秋天所有的大戏都鲜艳丰满起来。

山色秋韵

张锦凯

清晨,推开窗,远处山色空蒙,薄雾弥漫,但依旧掩不住那一幅秋景图:菊黄枫红,层林尽染,曼妙的秋色飘逸灵动。

早餐后,我沿着进山的小路前行,山中品秋,不负美景。秋风拂面,虽然微凉,心中却有一股暖意流淌。时值深秋,路边的野草,绿黄相间,且沾满了露水,可谓:道狭草木长,晨露沾我衣。绕过几个山脚下的小村庄,随着鸡鸣犬吠声渐远,路已越来越曲折了。山路弯弯,但走起来也不太费力,翻了几座小土丘后,终于在山中行了。此时,秋阳已上树梢,山间的泉水涓涓而流,似条条琴弦,若遇地势上的小落差,便奏出优雅轻快的乐曲。山中泉水,清澈透底,潺潺细流连绵不绝,顺着沟壑寻望,远处藤蔓密布,山峦叠嶂。想要找到它的源头,大概是痴心妄想了,只好吟上一句“我欲穷源泉,於兹将远涉”罢了。

山之魂,秋之韵,红叶如火,落叶似金,“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远处的山峦是墨绿苍黛的色调,间或夹杂着金黄、鲜红、淡紫,宛如一块五彩斑斓的画布;一声声惬意的鸟鸣,和着秋风掠过枝头,演奏着秋天的乐章,曲调朴实但无比动听;一簇簇的枫叶,如霞似火,醉了红尘,为生命而燃烧;峭壁上挺立的松柏,恰似山里的铮铮汉子,不帶一点造作,傲骨天地间……看得入神了,秋色可餐,也就不难想象唐代诗人刘禹锡为何发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感慨。

戴上耳机,听着歌曲,漫步在山间的小径,一路山色一路景。上山的

路,慢慢陡了,走起来也比较吃力。翻过几个小山坡后,感到有些体力不支,额头和背上也渗出了汗水,于是在一块光洁的大石头上停下脚步,坐下来喘几口粗气。面前是一汪山泉水积聚而成的小池塘,阳光洒在平静而清澈的水塘上,像一面镜子,倒映出天空、白云、峰峦、树木……山风乍起,吹皱一池秋水,心波荡漾,带走了我的疲惫。擦去鞋上沾的泥土,继续爬山,去峰顶感受不一样的秋韵。

登顶的路上,草越来越多,踩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吱吱声。风也渐渐大了起来,但不失节奏,一阵阵地从远处吹来,由远及近,由缓至急,那草丛中的一簇簇野菊花便在这秋风中翩翩起舞,煞是好看。小小野菊有佳色,十几片黄色的花瓣围绕在花蕊周围,圆润饱满,质朴而美丽,香气清淡却沁人心脾。野菊花,开在深秋里,铺满了山野,呈现出一种不屈的力量。在瑟瑟秋风中,野菊能做霜,吹落黄花也是满地金。放眼山中,还有什么花能如此豪迈地绽放?或许我们会带着秋天的思绪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登上山顶,已是中午时分,艳阳高照,山色泛秋光,连绵的山峦、狭长的溪谷、参天的大树都呈现出别样的风景。俯视群山,一览众山小,可谓树树秋声,山山佳境,漫山遍野的红枫与阳光交相辉映,看这万千景象,顿生“会当凌绝顶”的豪气。品味山色秋韵,杜牧也曾感叹“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原来它们已经相互融合了:山色即秋色,山韵即秋韵。

秋日漫步古都

李文芳

十月的风是一位大画师
它敢于浓墨重彩
天空碧蓝碧蓝
蓝得能掏空你的心思
河水清绿清绿
绿得想让你钻进它轻柔的怀里
树木色彩斑斓,秋风只渲染暖色
大红,大黄,棕与褐的渐变
像春色绚烂,但更热烈成熟

徜徉城墙下,街头,公园

仿佛在油画中漫步
古味氤氲,不失秋色明快柔和
在清远门外,找木凳坐下来
你会听到叮叮当当声
循声望去,城楼的风铃在荡秋千
他们小小的身影投在墙上
像轻盈的燕子,而你
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看到古城的每一处景物
都觉得新奇,又觉得
那么熟悉,亲切

想和你一起看秋天

吕会香

想和你一起看秋天
你牵着风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漫步在落叶纷飞的林间
阳光透过缝隙
抚摸你的脸
你的笑容多么灿烂
你的眸子里
秋水共长天

你看,一片纯净的蔚蓝
正在缓缓向大地倾泻
田野辽阔

所有的庄稼都已成熟
一场盛大的丰收正在上演
此时,你可以自由奔跑
追逐一只大雁的身影
或者一只小小的蝴蝶
也可以静静坐着
看河水一点点变瘦
看夕阳将云彩染成五彩斑斓

想和你一起看秋天
让一些记忆
在微凉的时光里重现
将心一点点温暖

葡萄架下秋意浓

赵雅静

品读汪曾祺先生的《葡萄月令》,文章从一月葡萄藤的冬眠开始,一直写到十二月再次冬眠,葡萄出窖、上架、打条、掐须……灵动的画面,一下子唤起我对葡萄的回忆。

童年住的是平房,院子中有一大片空地,父亲嫌空落落的不好看,于是提议种葡萄。记忆中,每到夏末,小院的葡萄架便缀满了葡萄,密密匝匝,再强烈的阳光也会被折成叠叠的斑驳光影,变得翠绿清新。

我们总喜欢铺一张席子躺在凉爽的葡萄架下,看着头顶上一串串玛瑙似的葡萄随风轻摆,那摇摇欲坠的样子,总是充满着无限诱惑,令人垂涎,欲罢不能。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站在葡萄架下,眼巴巴地看着,希望可以大快朵颐一番。但是母亲总是说等人熟了才可以摘。我非常不理解母亲的说法,明明已经长好了,为啥不能吃?

我找来凳子爬上去摘了几串绿葡萄,母亲拗不过我,摘几颗塞入我的嘴里:“甜吗?”

“太酸了,牙齿又酸又软很难受。”

“入秋后就变甜啦,要有等待的耐心……”

终于等到秋天了,母亲将葡萄从藤上剪下来,放入竹筐。我兴奋地在葡萄架下又蹦又跳,拿起一串开始一

颗接一颗地往嘴里塞。

母亲也不拦我,温柔地说,“立秋了,包甜!”

入秋,葡萄褪去了酸涩,当甜蜜的汁液在舌尖上跳跃的时刻,我意识到这种等待是值得的。

七夕的时候,母亲会让我们安静地坐在葡萄架下,听听牛郎织女的情话。

在被成群的蚊子和无边的困意侵袭后,我们相继在葡萄架下睡着,母亲一一将我们抱回房间里。

次日,我们询问母亲牛郎和织女到底说了什么,她总会打趣地拍一下我们的头说:“悄悄话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虽然这样年年毫无所获,我们却年年热衷于在葡萄架下等待关于七夕的童话。

葡萄架下的光阴一晃而过,我已成家立业,回老家次数屈指可数。

秋意渐浓,母亲在电话里说,家里的葡萄树已经果实累累了,有空回来看看。

我知道母亲一定是想我了,远在他乡的我又何尝不想母亲?葡萄树又挂满了果实,唤起我最温暖美好的记忆。那记忆留在舌尖,更留在心底,牵动着我的情思回到那葡萄架下的凉爽夏日,回到那小院里的温情时光……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yjgkang@126.com

“赐黄知未举,梦自识驾行。”

——朱弁的《重九》诗赏析

韩 蔚

对于客居他乡的人来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囚徒来说,佳节自然比平昔要更难度过。秋天眼看就要过去,这个月里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所谓的“重九节”了,这一天对身陷金国的少章公朱弁来说,无疑会比其他日子生出更多感慨。于是,历史上便多了这一首名为《重九》的诗:

重九

宋·朱弁

九日今何地?寒深紫塞霜。
敢嫌芦酒浊?且对菊花尝。
岁月双蓬鬓,乾坤百战场。
赐黄知未举,梦自识驾行。
因为九月初九一天中有了两个“九”,所以名为“重九”。在中国古代,这也是个相当重要的日子,承平时,这一天会有许多神秘而又有趣的“节目”,比如登高、佩戴茱萸、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等。

诗人以发问开篇:“九日今何地?”

随后即自答:“寒深紫塞霜。”那意思是说,今年的重九节我在哪里呢?我已经在天寒见霜的紫塞之畔。紫塞,指北方边塞。大同介于内外长城之间,故诗人以此词代指大同。晋人崔豹于此有解释:“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晋·崔豹《古今注·郡邑》)“寒”和“霜”都是强调边城大同的天气特点:冷。这一点,对于一个南国来客印象一定更为突出而鲜明。

第二联仍是以问起句:“敢嫌芦酒浊?”之后又是自答:“且对菊花尝。”这一联写的是此节中相关的民俗和景物:芦酒、菊花。所谓“芦酒”其实说的是一种饮酒方式,即以芦管插入酒桶中吸而饮之,并不是一种酒名。明代状元杨升庵曾有说明:“芦酒,以芦为筒,吸而饮之。”(明·杨慎《艺林伐山·芦酒》)

第三联更多写的是人生的感慨。“岁月双蓬鬓,乾坤百战场。”少章公说,

对我来说,什么是“岁月”呢?我这斑白蓬乱的双鬓就是岁月;什么是天地呢?天地就是经历了上百场战事的战场。或者说,你想知道什么是岁月吗?看看我的双鬓就知道了;什么又是所谓天地呢?无非是发生过上百次腥风血雨厮杀的战场。蓬鬓,一般的解释是鬓发蓬乱,形容杂乱的头发。实际上,“蓬鬓”是鬓发如蓬草的意思,即所谓“首如飞蓬”。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是无心打理修饰,或者是头发稀疏难于成型。反过来说,作者通过“蓬鬓”一词正是要表达主人公灰心或者年迈体衰,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情形。乾坤,本为《周易》中的两卦,本诗中指天地。“乾为天……坤为地。”(《周易·说卦》)

末联,诗人的思绪又飞回了南国。“赐黄知未举,梦自识驾行。”大意是说:我也知道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赐黄”的盛举,但是在梦里我还是身列朝班之中。赐黄,大约指的是皇帝在重九